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十三

豫章

弟

季

徵

美父

訂

仁和門人何介石公父較

賑恤篇

歷代賑恤

天灾流行國家代有歲凶年穀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賑救之存恤之則民安得而聚哉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日散財二日薄征三日緩刑

四日弛役五日舍禁六日去幾七日告禮八日殺哀
九日蕃樂十日多昏十一日索鬼神十二日除盜賊
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以治荒非待荒也古稱荒
政貴不治之治而治荒尚無功之功周先王肅乂時
若鬻之密矣二溝浚澮禦之周矣嬰芽代犧鑒之索
矣此皆未灾而兢兢非必十二政而後爲救也必待
政而救則司徒氏之聚萬民其法亦甚疎矣故周禮
春官歲獻民穀之數家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甲至
餘十年之食此量出入也常法也遣人掌鄉閭之委

積以恤贍。阨養孤老，此待施惠也。常法也。廩人數邦周，稽民食。食不能入二輔，則令邦移民就穀。此待匪頒也。常法也。旅師泉府積三粟與歛不售者平頒而貸之。此貴國服也。常法也。周惟先時而待。法如此其詳。且豫是以歲連豐穰。熯潦無侵卽熯潦不爲災。卽爲灾不病民也。未嘗不旱而以不瘠告。未嘗不饑而以不害聞。語曰：三代而上者有荒歲無荒民。夫無荒民矣。安所事荒政哉？不特此也。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又曰：年不順成君衣布摺。本

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穀梁赤日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曠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候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益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古昔帝王遇灾必懼凡事皆加減節貶損非獨以憂民之憂蓋亦以畏天之灾

故周禮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大裁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豈但飲食爲然則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車凡百興作皆爲休息此無他君民之分雖懸絕而實相資以相成也當此凶荒之時吾民嗷嗷然以待哺垂於阽危瀕於死亡爲人上者何忍獨享其奉哉至其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凡窮爲一書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之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故歛散輕重之式未嘗講而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此弛張歛之權所以不

復究也。至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
歲一不登，則乞糴于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
而管子輕重諸篇，不遇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於上。
而已。舉周官荒政一變爲歛散，輕重之權又豈復有。
及民之意哉？至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
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
或危于死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振。
貸之。于是賜帛粟有差。武帝元光四年，山東被水災。
民多饑乏。于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

不足又募豪富人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于閼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于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冠蓋相望費以億
計元鼎二年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饑死者以千
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解難今京師雖未爲
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其之令水潦移於江南迫隆
冬至則催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
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
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饑民免其尼者具舉以聞已而

河內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點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賑貧民及還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宣帝本始四年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幾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承租穀入闕者得毋用傳元帝初元元年詔令郡國被害甚者毋出租賦江陂湖閼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閼東郡國一大水饑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詔曰聞者陰陽不調黎

民饑寒無以保治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
其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駿食馬水衡
省肉食獸二年詔罷黃門乘輿狗馬水衡禁園宜春
下苑少府次飛外池嚴禦池田假輿貧民成帝河平
四年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河之郡水
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振貸之其爲水所流壓死
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構櫓葬埋已葬者與錢人二千
避水它郡國在所食之謹選以文理無令失職湯嘉
四年春詔曰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

改一人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灾害什四以上民資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又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振賑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

民補郎十萬以上家無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一年
平帝元始二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
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爲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
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詣吏以石
斛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灾之郡不滿十萬
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爲置醫藥賜死者葬錢
罷安定呼施苑以爲安民起官寺市里募徒貧民縣
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
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王莽時常苦枯

旱亡有平歲穀價翔貴末年盜賊群起將吏放縱于
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
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
教民煮木爲酪酪不可食重爲煩擾流民入闕者數
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稟之吏盜其稟餓死者十七八
莽耻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枯旱霜蝗饑饉薦臻蠻夷猾夏寇賊奸軌百姓流離
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歲爲此言以至於亡後漢世
祖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

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
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
存者如律廩給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明帝
永平中詔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二千石分禱五岳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
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與蒙喜澍章帝元和三年詔
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憐恤之憂有忠和之教
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
稟給如律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内外廄及涼

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園悉以假貸
民悉得采捕不收其稅徃者都國上貧民以衣履金
鬻爲貲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要欲有以益之而
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召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
至是詔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已又遣使循行郡國
稟貸被灾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
假稅又詔貸被灾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餽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然
是時令有司務擇良吏而有司不改競爲苛暴侵憝

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奸
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
平手又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敝灾害多張
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奸惡無懲署
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
耳阿私下比因屢申飭之安帝永初之初連年水旱
灾異郡國多被饑困樊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饑而不
損茲日大厥灾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
侵大侵之禮百官脩而不製群神集而不祠繇是言

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繇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灾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正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

事消息悉畱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
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
公田賦與貧人卽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
準使冀州倉使兗州準到部開倉廩給之慰安生業
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饑荒之餘人庶流
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期年間穀粟豐
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爲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
內撫百姓郡境以安嗣是桓靈朝政濁于奄豎黎氓
殘于盜賊雖有水旱未遑恤也獻帝興平元年三輔

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饑人時穀一斛五十萬
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
候汝出太倉米豆爲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
帝疑賦卹有虛乃親于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
使侍中劉艾出責有司收候考實杖五十自是之後
多得全濟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
連蝗民饑群司以爲不可而帝欲甚盛侍中辛毗與
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諱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
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
議耶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
答起入內毗隨牽其裾帝遂奮衣不遷良久乃出曰
佐治卿持我何太惡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
食也帝遂徙其半晉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于永嘉
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走竄徙
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饑餓百姓又爲寇所殺流
戶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毀

頽人多相食饑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焉蓋厄極矣北魏太宗永興中頻有水旱詔簡宮人非所當御及非執作伎巧自餘出賜鰥民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饑將遷都于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于是令分簡尤貧者就食于山東文帝太和十一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乏時有以馬驢及橐駒供駕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路給糧廩至所在三長贍養之遣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不自存

者悉簡集爲粥于街衢以救其困然王者不明收察
郊甸間甚多淒死者時承平日久府藏盈積詔盡出
御府衣服珍寶大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鋌
十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綸諸所用國者以其大
半班齋百司下至工商皂隸逮于六鎮邊戍畿內餼
寡孤獨貧癃者皆有差時韓麒麟陳曰古先哲王經
國立治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勵百姓
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
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

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况令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凍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繇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絳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餓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于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于路饑寒之本寔在于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

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
一按簡勤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膳雖
遇災凶免于流亡矣十三年春夏少雨下詔郡臣極
陳損益高閭上疏曰常士困則盪竊生匹婦餒則慈
心薄凶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
于未然之前申勅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師
之獄或恐未盡可因見囚于都曹使明折庶獄者重
加究察輕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罷非急之作
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以見憂于百姓論

論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年何傷于
民庶也詔施行之隋文帝開皇時關中連年大旱而
青兗汴許曹亳陳仁煦豫鄭洛伊潁鄆等州大水百
姓饑饉高祖乃命蘇威等分道開倉振給又命司農
丞王亶發廣東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關中又發故
城中周代舊粟賤糶與人買牛驢六千餘頭分給尤
貧者令往關東就食其連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賦
十四年閏中大旱民饑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
糠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期乃帥民就食于

洛陽敕斤候不得輒有驅逼男女參廁于伏衛之間
遇扶老携一輒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難險之處見
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從官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
位爲限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天
子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
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石遭水之
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煬帝嗣年巡幸無度百
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
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繇是益困初皆剝樹皮以食之

漸及於葉皮葉皆盡乃煮土或燒蒿爲末而食之其後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綆然布以爨代王侑與衛玄守京師百姓饑餓亦不能救義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唐太宗貞觀初畿內蝗上入苑中見蝗振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恐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元年山東

旱遣使賑恤蠲其租賦二年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寶贖還之赦天下上曰使豐年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自是所在有雨民大悅高宗儀鳳二年夏四月江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黍老農事方殷聚集參迎妨廢不少旣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中宗景雲三年閏中大饑米斗百錢詔運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者什八九群臣多請幸東都以便糴韋后

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使巫覡以東行不利說上後有
言者上怒曰豈有逐根天子耶乃止玄宗開元二十一
九年立賑饑法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
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
聞代宗時關輔旱河東和滻鹽鐵使裴譖入計帝召
至便殿問榷酤利歲入內幾何○久不對帝復問臣
日有所思帝曰何邪譖曰臣有自河東來涉三百里
而民人愁歎穀菽未種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
苦而乃責臣以利益子曰治國者義而已何以利爲

故未敢卽對。帝曰：「微公言，朕不聞此。」拜左司郎中。德宗貞元時，比歲饑饉，兵民率皆瘦黑，及麥熟，市有醉者，人以爲瑞。然人乍飽食死者甚衆，數月，人膚色乃復故。八年，天下四十餘州大水，陸贊請遣使賑撫上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奸欺。」贊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譖，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之有？」上曰：「淮西貢賦旣闕，不必遣也。」贊退而奏曰：「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于

隍故夏禹泣臯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
或有昏迷不共是繇教化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
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于編
毗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久
懼矜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倘弘善救之
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恤患弔災諸
道災患既同朝廷弔恤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
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讐恐非所以爲計也夫
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

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携以禮便可底寧備慮乖方
亦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
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尚亦不
足含怒今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責帥及人恐
未爲允十九年大旱權德輿上陳缺政曰陛下齊心
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
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矣臣聞
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成則祥瑞
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麤踣

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畱經用以種
貸民今茲租賦及衆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
無可領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于上矣十四年
夏旱吏趣常賦至縣令爲民毆奪者不可不察信宗
乾符元年關東旱饑翰林學士盧携上書曰國家之
有百姓如草之有根柢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今
關東旱災所至皆饑人無依投待盡溝壑其蠲免除
稅實無可徵而州縣督趣其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
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繇酒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

也朝廷倘不撫存百姓寃無生計乞勑州縣一切停徵仍發義倉亟加賑給救從其言而有司免不能行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寧責其必償也大槩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爲之權衡未嘗立爲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交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

可同于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
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爲定法孟子曰爲治地
莫不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爲常然則數歲
之外亦未嘗不變易亦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
於賦額者遂升合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旣
隨時斟酌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于逋
縣旣無逋懸則何有于蠲貸而當時之民亦乘義以
急其上所謂兩我公田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則非
吏公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

而微幸其我蠲。至于田賦之外。則又未嘗他取于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歛之名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容不視時之豐歛。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繇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恢拓土宇。則有所蠲。甚至三歲郊祀之赦。

亦必有所蠲以爲常典○蓋征歛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密而禁黠頑獘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爲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

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女置諸庭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方賓服也宋之爲治一本于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詣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

分于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畱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人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閭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鬻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

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蓏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劫困窖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與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械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爲埋祭壓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

力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餓死者無幾爲大塚葬之
謂之叢塚其間彊壯堪爲禁卒者寡得數千人委乞
掇充諸軍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滕甫知
鄆州睢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米爲備召城中富
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
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爲席屋以待之民日諾爲屋二
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竈器用皆
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
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棋

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
萬人云文彥博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計城
門一十八院減價糴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
米價遂減前此糴限升斗或抑價適足以增其氣談
米卒不可得而平凡知臨事當有術也趙忭知越州
值吳越大旱忭前期爲修令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
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一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
窮人當給粟三千人而止公歛富人所輸及僧道士
食之美者粟四萬八千餘石併其費使自十月朔入

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疎也使受粟者男
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郊
野爲給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
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
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其具也
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時諸州皆榜衢路
禁增米價帖獨揭榜于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糴于
是米商輒湊價頓減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
石平其價于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

如受粟又倂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
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于之而待
熟官爲責其債凡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
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
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
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
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
公于此勤勞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
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

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如張詠之治蜀歲糴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饑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若是之政不可悉書故于先王救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薦臻兼發糶便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舍流徙于道中夜以典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時差官支撥梗米于永

泰等門遇有河北路流民逐熟經過卽大人每人文
與米一斗小者支與米五升仍諭在京難以住泊令
速往近便豐熟州軍存活司馬光以爲有損無益上
疏曰民之本性懷土重遷豈樂去鄉里捨其親戚弃
其丘壘流離道路乞丐於人哉以豐稔之歲粒食很
戾公家旣不肯收糴私家又不敢積蓄所收之穀隨
手糜散春指夏熟夏望秋成上下偷安姑爲苟計是
以稍遇水旱螽螟則餓糧已絕公私索然無以相救
仰食縣官旣不能周假貸富室又無所得此乃失在

于無事之時不在于凶荒之年也加之監司守宰多
不得人覩民之窮曾無矜憫增無名之賦興不急之
役吏緣爲奸蠹獎百出民搏手計窮無以爲生則不
免四方之志大意謂他處必有饒樂之鄉仁惠之政
可以安居遂伐其桑棗撤其廬舍殺其耕牛委其良
田累世之業一朝破之相携就道若所指之處復無
所依使之進退失望彼老弱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起
爲盜賊將安歸乎是以聖王之政使民安其土樂其
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子得人莫

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
宰不勝任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斛斗合使賑濟本
州縣之民若斗數少不能周偏者須救土著農民各
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預爲
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候豐熟官
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詎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
夫如此饑民知有可生之路自不棄舊業浮遊外鄉
居者既安則行者思返若縣縣皆然豈得復有流民
哉時曾鞏建議言百姓暴露乏食廢業矣又使相率

而日待二升之廩于上其勢必不服乎他是直以饑
辱之養養之非有深恩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以中
戶計之壯者六人幼者四人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
月當受粟五石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
受粟五十石今被災十餘州州以一萬戶計之中戶
以上及灾害所被者半仰食者萬戶食之不偏爲不
均食之偏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國何以辦此又
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至於給授有淹速有
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

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通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轉移執事者一切得復其常，生之業是爲農民之慮者長也。僅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而止，而又無給授之弊，無疾癟之憂，民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故材舊瓦之尚可因，什器衆物畜產之尚可賴者，皆全而不害。雖寒氣方始，而人皆安居食足，有樂生自重之心。且今河北州軍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而已。他州秋稼足望，今糴粟視常價每斗增一二十錢，以利農。

則粟易以足惟在吾有司者越拘繫之見破常行之
法典否而已既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
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
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賈天下廣惠倉田自
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旣
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畱錢
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換于是
崇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
限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衰病者乏

良藥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
和藥予民遂行于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大醫和藥
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畱
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
公私倅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卽縣官授藥
審處其疾疫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闕其
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
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
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

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爲八百萬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當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納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顧乳母女使靡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旣爲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爲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有殞于戈甲斃于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之紹興以來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艱

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濟糶者賞各有差。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米振之。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閑糶者斷遣。殿中侍御史周秘言。發廩勘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善良被害。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瞻。果州守臣王騰。漢州守臣王梅。活饑民甚多。前吏部郎中馮概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

隲梅械各轉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賑濟有方
窮谷深山之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孝宗隆興
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銀四十萬兩變糴以濟民
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民七年八月湖廣江西
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
以簡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
濫責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
司止令簡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
運司主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虞不足通融

相補正其責也淳熙八年計去歲江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糴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者濟以義米寧宗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沈詒言米價翔踊凡商販之家盡令出而告藏之令設矣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倉遇米貴米價出糴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上言日今日急務莫過于平糴乾道間郡有米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卽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今粒食翔踊未知所届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繇

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
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
安得人人而濟之願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
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糴價一平則楮價不
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大抵至後世歛散輕
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奸民謀禍害急迫之政
一切舉行五代至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之
法又殆數等矣蓋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如移民易
粟孟子特指爲苟且之政非王道也秦漢以下卽以

爲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
乘。荒年則幸陳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且
有逐根天子之語。後至元宗溺于宴安，不出長安，以
此論之時會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卽後世所謂
善政也。後世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糴法，雖先王之
政，然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振饑，此思其次之良
規也。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自安，其
居而無流散之患。至于移民移粟，不過以饑殍之養

養之而已。若設糜粥策，又其下者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歸移，又其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者也。雖然，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以便其民，雖不及先王而措置有法，亦無不可。且如漢載粟入關中，使無傳，後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于城外，所謂室廬，措置種種，有法而委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而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又

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穀貴四方商賈輻輳此皆近時可舉而待者大抵天下可行之法古人皆已施用今但舉而措之而已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求自李悝平糴至漢耿壽昌爲常平倉元帝以後或廢或罷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又有廣惠廣濟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德澤洽于民三倉益有力也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糴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三分之息百姓

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一時之利，要之竟無根底。元祐雖復章惇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者不得不詳攷焉。

國朝賑恤

皇明國朝凡遇水旱災則蠲免租稅或遣官賑濟遇蝗蝻生發則委官打捕皆隨時與地而異其法凡各處田禾遇有水旱災傷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實奏聞○○太祖祖訓天下承平四方有水旱等災驗國之所積於被失去處優免稅糧若豐稔之歲雖無災傷亦當驗國之所積稍有附餘擇地瘦民貧優免之特不爲常例洪武三年西安鳳翔二府饑戶部奏須運粟以濟上曰然民旦暮待食若須運粟死者

多矣况今東方興作民無食而廢耕其患益甚令
戶部主事李亨馳驛往賑之戶給粟一石計三萬六
千八百八十九石十年荆蘄災命戶部主事趙初
乾往賑之期後上怒曰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
吏受命不能宣上德坐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
其斬之以戒不恤吾民者三十年青州旱蝗民饑有
司不以聞有使者奏之上謂戶部曰代天理民
者君也代君養民者守令也今使者言青州民饑而
守臣不以聞是豈有愛民之心哉其亟遣人往賑之

就逮治其官吏二十六年孝感縣言民饑有請發預
備倉糧以貸之者太祖謂戶部曰朕嘗捐內帑

之資付天下耆民擢儲正欲備荒歛以濟民急也若
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往返民之饑死者多矣爾

戶部卽諭天下有司自今凡遇歲饑先發倉廩以
貸民然後奏聞著爲令洪武初詔鰥寡孤獨

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恤年七十以上許一丁
侍養免科繇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民不能
自生許入院贍養月給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

匹小口給三之二已改孤老院爲養濟院著令若律
而憲綱申 勅爲拳拳先是 上念天下貧民以水
火葬傷風化 詔京師設漏澤園天下府州縣於近
城寬闊地立義塚凡民無以葬者舉葬之著于律
永樂元年 上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政曰朕卽位未
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宮中秉燭夜坐披閱州郡圖籍○
靜思熟計何郡近罹饑寒當加優恤何郡地迫邊鄙○
當嚴整備旦則出與群臣評議行之近河南數處旱
蝗朕心弗寧 遣使省視不絕于道如得斬民小康

朕之願也二年命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諭之

曰人君一衣一食皆小民所供若父也民子也爲子當孝爲父當慈務各盡其道爾卿往體此心不可爲國惜費益財散得民仁者之政三年蘇湖被水民饑求食它郡○命所在官司善加撫綏俟水退令復業無糧食種子者並官給之已○命戶部尚書夏元吉等曰四郡之民頻年厄於水患老稚嗷嗷饑餒無告朕與卿等能獨飽乎其往督郡縣發倉廩賑之一切民間利害有當建革者速以聞元吉奏發倉郡三

十餘萬石民賴以濟五年上聞河南饑而有司匿不以聞又有言兩陽時若禾稼茂實者及遣人視之民所收有十不及五者有十不及一者亦有拔草實爲食者乃亟命發粟賑之逮其官悉寘於法仍榜諭天下有司自今民間水旱災傷不以聞者必罪不宥八年皇太子監國以去年江北水患等尋告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遣副都御史虞謙給事中杜欽視軍民疾苦賑恤謙等尋告請發廩賑貸皇太子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卿等尚從容啓請待報汲汲何如人也亟

發倉廩之勿緩十年山東稷山等縣耆老言歲歉民
饑採葵藜掘蒲根以食乞寡貧徵賦一命戶部遣官
賑濟其布政司及所屬郡縣官蔽不以聞者悉械
送京師論罪四月山西平陽翼城等郡縣民饑遣
戶部員外孫恪賑之凡十六萬九千六百餘萬給
粟三十一萬四千石有奇十一年以徐州水灾乏食
有鬻男女以圖活者遣人馳驛發廩賑之所鬻男女
官爲贖還已而嘆曰君以民立國古人所以致雍
熙之世者其道始于民足衣食雖有水旱災傷而民

不至子饑窶者則蓄積有素但如漢文景之世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太宗時民間斗米三錢行旅不資糧亦何憂水旱皇考置預備倉出內帑易粟儲之以賑饑荒此誠良法然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于朝又必待命下乃賑之其餒死者已不憇矣其令有司今後遇饑荒急迫卽驗實發倉賑之而後奏聞可也令各處所奏民饑宜急遣官賑之先是成祖知京師有不能醫藥者歎曰內府貯藥甚廣而不能濟人於闕門之外徒貯何爲命太醫院如方

制藥於京城內外散施復曰朕一衣一食不忘下人之艱猶於咫尺不能有濟何況遠外

仁宗初爲

皇太子時赴

召北京過鄒縣見民男女有持筐盈

路○什草實者駐馬問所用對曰歲荒以爲食因爲之○惻然稍前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鶴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攢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召鄉之耆老問所苦具以實對輟所食

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若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已

奏乞停今年秋稅曰饑死尚及徵稅耶汝往督郡縣速勘饑民口數近約三日遠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執中請人給三斗日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廩吾見上當自奏也及卽位洪熙元年諭戶部臣曰田土小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租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衣食不給或加以疫癘而死亾歟自今一切科催務加撙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條具以聞被災之處水旱奏賑恤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宜德元年青州

府言民艱食請借官糧賑濟戶部言未見開報多寡之數請覆勘然後給上曰民饑無食賑之當如拯溺扶焚若待覆勘必有餓死者宜遣人馳驛令布政

司與府官就便民分給庶幾有濟六月河南布政司

奏安陽臨漳二縣蝗上命分督有司巡視若遇蝗

生須早撲滅毋貽民患先是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

縣在山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函驛頗有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先借糧一千七百二十八石給

之候秋成還官。上謂夏原吉曰知縣所行良是毋拘文法責其專擅。三年解州潞州奏天旱民饑多流移他境。上覽奏惻然抑遣賑濟且諭戶部曰聞旱災之地頗寬弭災之要修省在朕卿亦當敬慎勉盡乃職嘗諭順天府尹驥等曰古之仁政必先蠶寡孤獨朝廷設養濟院意政如此近聞京師頗有殘疾饑寒無衣之人行乞爾爲親民之官何得漫不加省其率取入養濟院毋令失所方洪熙宣德天順時三聖恭仁禮賢重相寬恤之令數

下民新脫鋒鏑湯火之苦。守令尚保舉而久任。肅法字下役。簡賦薄。開荒田。不責賦。盡心農穡之事。老幼厭糲肉。弊獨餘根粟。安堵蕃阜。號稱治平。景泰中淮徐饑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餉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它就食者爲裴遊。鬻孥者爲贖。還其人。卽空廁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叢塚。瘞焉。窮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至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

聞且待罪。初民流奏至。上於櫻轎上讀之。大驚曰。
饑死我百姓矣。其奈何已。得並發廩奏。乃大喜大言。
日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饑死矣。時周忱巡撫直隸。
初至蘇松屬大饑。穀貴。忱廉得江浙湖廣大稔。令人
橐金至其地。故抑其直。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
用是三省大賈。載米數百艘來集。忱乃下令盡發官
廩貸民。卒收其直。城中米價驟減。各賈懷觀望。只得
賤糴。忱復椎牛釀酒謝之。各賈悉大歡而去。米價既
平。乃復官糴。以實廩。此巧行其平糴者也。成化中

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綿千里饑民逋聚者無慮百萬人錦衣衛千戶楊英使河南見之以爲不早輒必亂疏請選良吏賑恤之以漸散遣願占藉者聽不報而劉干斤之亂旋起其後李胡子復亂都御史下有司捕逐顛越死者甚衆祭酒周洪謨憫之著流民說以爲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倚岸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倚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以寧謐誠令諸流民於附近州縣聽令著藉遠者設治所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繇役使

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而又何逐焉。成化中流民復集。洶洶欲行剽爲亂。右都御史李賓援洪謨說具疏上。詔右副都史原傑涖其事。傑馳詣鎮。徧歷諸郡縣。漢山窮谷延間。諸流民父老宣上德意。父老皆叩頭受命。願著籍爲編民。傑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簡才分綜。藉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而建郡縣以統治之。割竹山、鄖、津地置竹溪、鄖西縣。割中洵陽地置白河縣。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爲商陽、山陽。卽唐縣南陽、汝

州之地而析爲桐柏南召伊陽皆僑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鄖陽城置鄖陽府統鄖縣竹山竹溪鄖西上澤房六縣之地而置行都司及鄖陽衛其中畫旣定乃疏言民猶水也水性就下猶民秉彝好德也曩劉千斤脇從之倫豈必皆盜設其時建置州縣簡賢能以撫字之庸詎有今日哉茲幸皇上盛德覃被臣奉命究宣一旦流民翕然歸化今誠建官設師以撫餒之輕徭薄賦以慰薦其心佩犧帶牛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反側蒼生安枕於田畝

策莫良於此。因薦知鄧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畢選才以充。且舉御史吳道宏以自代。上悉報如章。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三省八郡民。進傑右都御史。尋陝南本兵。未幾卒。漢南新民聞之。爲罷市流涕。祠祀焉。嗣是仁政代興。一遇災祲歲儉奏聞。必議賑恤。卽常行弛征貶道外。有可以周一時之急者。或秀民納米兩廩。或僧寺給齋度牒。或算盃課餘引。或移鈔關料課。或撥附近京糧。或折本處兌運。或出太倉內帑。或清欵官皂薪錢贖不可殲述至嘉靖元。

年有京兵部侍郎席書言南畿民饑殊甚考古荒政可行於今日者惟作粥一法不煩審戶不待妨奸至簡至要可以舉行而世俗咸謂不便蓋緣曾有舉於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主者勢不能給致民相聚而死遂謂此法難行臣今總計南畿作粥江南北可四十二州縣大都大縣設粥十二所中縣減三之一小減十之五諸所設粥處約日並舉凡以饑來者無論本處隣境軍民男女老幼戶口多寡均粥給濟起今十一月半抵麥熟止計用米

不過十六萬石可活人二十餘萬取用有數未至太
糜張卹有等不至虛費此法一、行垂死之人晨得而
暮起其效甚速其功甚大戶部覆此法不特宜於南
畿宜通行天下災荒處所一體施行八年廣東僉事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得人難審戶
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
便賑貨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飰粥疾病貧民急醫
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墓葬遺弃小兒急
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曰借官錢以糴糶興

上夢黃衣者數人。陞辭南行。其勢甚速。次日語閣臣。

楊一清對曰黃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

至在在皆滿數日爲大雨飄入海盡死是時上方

勵精圖治故見夢且能消彌云十年九月上幸西

苑仁壽宮 召大學士翟鑾李時左都御史王鉉夏

言等入見 上曰陝西饑荒已遣戶部侍郎葉相賑

濟今相病宜何處鑾等請就用陝西巡撫劉天和或
河南巡撫徐讚因言陝西初災傷重大後聞亦頗紓
上曰百姓艱難豈可不救又問吏部侍郎唐龍如何
衆皆稱其有才遂陞龍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
陝西三邊管理賑濟上復曰朕念陝西災傷重大
民多死亾流徙故發銀三十萬兩造官賑之欲令小
○聞有朋比者治其罪龍疏辭上手詔荅以亟
社視事展布才猷副朕奉天憂民之意十八年河南

巡撫王果言救荒如當救焚今河南災甚待其查勘
請發文移往返動淹累旬乞先發內帑銀十萬兩遣
官賑濟 詔發臨清倉糧價銀五萬兩 命主事王
繼芳齋往併令王果查盤回奏果至河南復奏言河
南民饑甚所在倉庫錢穀及齋去銀僅可支兩月之
用來春青黃未接勢難坐視必復得銀十五萬兩有
奇乃可戶部議發德州倉銀五萬二千七百餘兩及
河南布政司貯庫解京富戶銀并開封府河道城關
銀八萬兩與之 詔如議 上幸承天至榮澤發行

帑銀二萬兩賑鄭鈞二州且日能活萬人否賞達東巡撫劉璋山東巡按喬佑各銀帑仍令以禮獎勞山西參議高登僉事張九齡遼東梵馬寺李珣以其賑濟有方全活者衆也三十二年徐邳諸州屢連被本患饑民聚劫吏不能禁廷臣請給餘鹽銀兩及徐淮等倉存畱根未遂差大臣出賑于是命刑部侍郎吳騰雖賑之冬直隸河南山東大水吏部侍郎程文德言水災異常言官屢奏持議未見歸一臣以今丑內帑不必發大臣不必往夫救荒莫便乎退莫不便

乎。拘宜各遣行人賈。詔諭州縣自爲賑給聽其便。
宜。凡宜帑公廩贖納勸借苟可濟民一不限制又申
明開納事例卽于本地凡粟麥黍菽可以救饑者得
輸官計直請劄授官仍登計全活之數定爲等則以
憑點隊卽撫按守巡督否以是稽之。報可。萬曆

九年。御文華殿講訓錄畢輔臣張居正以兩科給
事中傳作舟疏進覽。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
正奏曰此地從來少熟卽如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
亦起于此今當大破常格急發賑濟以安之宜。令

戶部安該處庫銀倉穀不足則以南京見貯銀米之
羸餘者協濟之制可十四年時水旱異常灾傷疊
見在北直則真順廣大在河南則衛輝彰德懷慶在
山西則太原平陽山東則東昌青州在陝西則延安
臨洮慶陽平涼華昌西安俱以嘆告在江西則吉安
贛州在福建則汀州在江南則應天寧國蘇松江北
則淮安俱以澇告閣臣請急安撫流移禁戢搜奪率
以疏曰頃皇上大發帑銀遣使分賑恩至渥矣
然賑銀有限而饑民無窮惟是隣近協助市糴通行

米穀灌輸不致乏絕乃可延旦夕之命近聞所在往往閉糧彼固各保其境各愛其民然天下一家自朝廷視之莫非赤子災民既缺食于本土又絕望于他鄉是激之爲變也宜禁止過糴之令講求平糴之法聽商民從宜糴買江南則糴于江淮山陝則糴於河南各撫按互相關白接遞轉運不許閉遏其糴本或于各布政司或于南京戶部權宜措處河南直隸四府縣以臨德二倉之米平價發糴則各處皆有接濟百姓或不至嗷嗷待斃時給事中吳之鵬請于西

北多方賑濟于東南大加蠲免畧日景泰四年山東河南江北等處災傷令所在問刑衙門責有力囚犯於缺糧州縣倉納米賑濟雜犯死六十石流徙三年四十石以漸而殺考之漢武太始秋旱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以故國不費而民自濟讀之猶可想見其雄才大畧之無窮是達權濟變之法前代已有行之者至若江南天下財賦半給於斯靈雨不絕田圩盡沒禾苗渰爛廬舍漂流若不大施蠲免不可然臣之所謂蠲者不在積逋而在新逋不在

存。習。而。在。起。運。何。也。蓋。積。逋。之。捐。奸。頑。侵。欠。者。獲。厚。
惠。而。善。良。供。賦。者。不。沾。恩。則。何。以。示。勸。且。以。凶。歲。議。
蠲。而。乃。免。樂。歲。逋。負。之。虛。數。民。危。在。眉。睫。而。乃。議。往。
年。可。緩。之。徵。輸。則。何。以。周。急。乃。若。存。罰。不。過。國。課。十。
分。之。一。二。耳。官。俸。軍。需。之。類。詎。可。一。日。無。哉。故。非。蠲。
起。運。民。未。有。能。獲。甦。者。也。袁。伯。修。策。曰。日。者。天。災。頻。
仍。萬。口。嗷。嗷。東。南。苦。於。水。西。北。困。於。旱。山。陝。之。間。食。
石。以。延。須。臾。之。命。何。論。懸。磬。哉。天。子。册。食。公。卿。拊。髀。
可。甦。元。元。者。不。難。胼。手。濡。足。圖。之。而。二。三。臺。諫。皂。罍。

屢上卽不能外蠲賑二議者以愚讀周禮荒政可濟今緩急莫如散利莫如薄征散利卽今之賑薄征卽令之蠲故今蠲賑二議卽管晏持筭賈晃握籌計必出此然竟未濟元元之急者何也持其迹而拘摯弗變獵其名而奉行渺實也拘摯弗變奉行鮮實雖恩綸時下出累歲少府金而馳之郊何益乎故愚竊計蠲之策一善行其蠲之策三賑之策一善行其賑之策六令海內重灾郡邑其稅應存畧者業已免徵而起運者尚未全豁也枵腹子遺救死不暇而胡

辨此故起運之課宜省也又聞州邑不肖之吏黃封
雖下白紙猶催崎麤之夫腹無半粟而手足猶擎於
桁楊籍當寧之曠恩爲潤篋之便計乃其姓名猶有
不入撫巡之白簡者何其貪而不黜乎故苛征之察
宜密也民草食不充而大吏猶華軒轎使至餽送充
斥供張豐腴此非民膏何以給之故官守之自奉空
薄也茲善行其蠲之三策也以幽遐蔀屋悉仰內帑
其勢易窮而悉舉州邑之庫藏賙廩急給州邑之寢
者鮮不濟矣故從朝廷賑之則難從州邑賑之則

易也。一邑之內。一郡之中。豈無豪貲財好施與者。故令上賑之則難。令下民自相賑則易也。里之厚貲者所捐若干。而百則賜棹楔旌之。若而千則爵之。若而萬則厚爵之。富民有不竭麤以趨者乎。故繩之使賑。則難勸之。使賑則易也。幽遠小民去城邑百里。晨起裹糧。譬躉趨城胥吏猶持其短長。非少賂之弗得徑受。賂得不償失柰何。宜令耆民廉平者。偕里之富好施者。臨其聚落招給焉。平有賞松有罰。蔑不暨矣。故移民就食則難。移食就民則易也。夫珠不可衣玉不可。

食有米粟乏絕之處人至抱甕以頑者卽得州邑及
貲戶之賑而操金貲易轉移尚艱故使下民貸粟則
難官司轉貸而給之尤易也凡此皆善行其賑之策
者語云中流失船一瓢千金小補罅隙之計大都若
此豈能奇乎善哉乎先儒言之也有治人無治法今
法非不犁然具而州邑之吏故紙尺一以壅濶澤何
濟乎故在天子清心節用凡內府供應一準祖
制毫無所增上絕冗費則公府有餘金而賑之易私
家不必濫取而蠲又易撫巡諸臣又窺見意旨不墮

羔羊之節。以玷官箴。一二奉行不謹之吏。且解組去。
不爲蠹矣。不然吾未知果有奇策之可以救民否也。

時襄貞吉撫巡中州。藩任見河北諸郡及他省
流寓者甚衆。因命所司查勘。每太口給粟三斗。
小口五升。活二萬餘人。願回籍者。計程人給粟
二升。又移檄本郡邑。計口賑之。有地者量給種
一升。復業者三千餘口。又命彰德府出銀於豐
懷處糴米。隨在委官煮粥。日一餐。人給三碗。明
年復行開封諸州縣。所全活不可勝計。大都煮

粥雖救荒下策然舉行固自有法蓋處之宜廣
不宜隘舉之宜同不宜異令行宜嚴不宜寬食
之日宜散不宜聚授之餐宜過不宜頻是在賢
守令善行之而已

